

唐诗宋词,向称双璧。中国璀璨的远古文化孕育了这双珍璧,而这双珍璧又形塑了此后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心灵。只要是一个粗通文墨的中国人,就没有不会吟诵三五首唐诗宋词的;即使是一字不识的山野村夫,也会脱口而出一两句来自唐宋的诗词名句,虽然他极可能不知道诗人词家的姓名。可以说今天任何一个中国读书人,都受过唐诗宋词的浸润和滋养,从而在生命中烙上特有的唐诗之繁华和宋词之妩媚的印痕。吾友疏利民兄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背诵计划,要让三千首古诗词脱口而出。这三千首古诗词中,唐诗必然要占一千首以上。作为责任编辑,他既然已助推那时青荷的《我见宋词多妩媚》顺利问世,现在又为青荷女史的《我看唐诗多繁华》紧锣密鼓地编审着。我既然曾以《料宋词见我应如是》为青荷的《我见宋词多妩媚》作弁言,现在再对青荷的《我看唐诗多繁华》略加序引,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我看唐诗多繁华》分为七题,把每一题中的一个字提取出来,就成了“琴棋书画诗酒花”。琴随心动,李商隐在锦瑟中无端细思华年;世事如棋,许浑在花间竹里与万物对弈;书卷多情,刘禹锡于一盏秋灯下静夜苦读;天开图画,李白把自己的一生氤氲成浪漫飘逸的大写意;诗泣鬼神,杜甫当仁不让说诗是吾家事;酒不醉人,韦应物要以一瓢酒远慰风雨之夕;女人如花,薛涛把相思写在花开花落之时。唐诗之繁华,就贯通在这“琴棋书画诗酒花”中。在一般人眼里,书画琴棋诗酒花和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截然对立的,但是在唐人心目

认识周华诚,是从他的茶文章开始的。2020年,华诚开始写喝茶,有一些文章发在《新民晚报》的副刊夜光杯上,这些喝茶文“抓”住了我。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读到的第一篇《煮雪》中的那句:“好茶好物,当以这样纯净如一的心思对之,境便由心生。”这纯净如一的心思,多可贵。这些文章读来悠悠闲闲,很舒服。后来,我又陆续追着读了《石斛记》《茶汤的背影》《在常山喝茶》等。偶尔,我也会问约华诚文章的南妮老师:他的下一篇文章什么时候登?南妮老师知道我喜欢,有时也会把华诚的文章拿给我,发在我的版面上。再



《不如吃茶看花》
周华诚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3年11月出版

唤醒唐诗沉睡的灵性

——序《我看唐诗多繁华》

沈喜阳

中,柴米油盐中散发着书画琴棋之雅致,而书画琴棋中飘逸出柴米油盐之芬芳。简言之,唐人把生活过成了诗,把诗生活化了。诗生活化使诗具有万家灯火的亲切美好,诗化生活使眼前的苟且上升到诗意的境界。人不能离开柴米油盐,但人可以从柴米油盐的现实世界中提升出来,进入书画琴棋的诗世界、梦世界和美世界。“诗人”在今日是一个特定的称谓;而在唐代,可以说人人皆是诗人,人人皆可口吐莲花。无论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仆役歌伎,都能把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吟咏成一首首繁华夺目的诗。

在把生活演绎成诗歌的过程中,唐人丰富了自己的生存世界,也美化了自己的生命境界。亦即唐人通过写诗提升了自己的生命向度。我们今天读诗,读唐诗,就是要通过唐诗,通过唐人之眼睛和心灵,来感受生活之柴米油盐酱醋茶和生命之书画琴棋诗酒花,来丰富自己的生活世界并提升自己的生命向度。写诗和读诗是相反的过程——写诗是把生活演绎成艺术,读诗是把艺术还原到生活。举例来说,青荷女史不仅把李白的诗或杜甫的诗还原成李白或杜甫

的生活,而且把我们带入李白或杜甫所创造的情境中,从而把李白或杜甫的诗融汇到我们的生活中,把李白或杜甫的情感嵌入到我们的生命中。这样打上青荷烙印的唐诗,就不仅是唐人的诗,也是我们自己的诗。在唐诗的世界中,王勃月下调琴琴声可销别恨,松风流水中陆龟蒙猛然彻悟棋禅一味,深柳读书堂里刘昫虚读出桃源旧梦,孟浩然在故人庄里发现一幅水墨画,玉人吹箫声中杜牧感受春风十里之诗,白居易的红泥小火炉醉倒几多英雄豪杰,王维的辛夷坞里木芙蓉千百年来自开自落。可以说,上述王勃之琴,陆龟蒙之棋,刘昫虚之书,孟浩然之画,杜牧之诗,白居易之酒,王维之花,它们原本静静地沉睡在方块字中。而青荷唤醒了它们的灵性,使它们在我们眼前弹奏舞蹈挥毫泼墨痛饮绽放。青荷用她摇曳生姿的文字、更以她灵心慧眼的体悟,引领我们进入唐诗的情韵之中,仿佛为我们复制了与唐人一样的眼睛和心灵,让我们从常见的风景中看见了不一样的美,感受了不一样的梦,发现了不一样的诗。

中国古典诗词是冰美人,需要千百年来读者以自己的生命去温暖

它们,才能把它们唤醒并在读者的心中把它们复活。一方面青荷应该感谢唐诗,是唐诗拓展了她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唐诗应该感谢如青荷一样用心阅读并唤醒唐诗沉睡的灵性的人。而我们,一方面感谢青荷女史引领我们进入唐诗的情韵悠长之中,另一方面也要感谢责编疏利民兄让这本书到达万千读者手中。写作不易,出版尤难。难怪韩昌黎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乃以一绝赠疏利民兄:心疏利禄鹏程远,志在诗书逸兴长。眼底包河清澈水,无丝莲藕万家乡。

此序起笔于2022年12月15日,因当天感染新冠病毒,两月来读书写作几废,今日收拾精神草成此篇。特此附记,以志雪泥鸿爪。



《我看唐诗多繁华》
那时青荷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23年7月出版

吃最好的茶,看最美的花

——读周华诚《不如吃茶看花》

王瑜明

后来,我关注了华诚的微信公众号,追剧般地追他的喝茶文。

去年,南妮老师退休,介绍我认识了华诚。我实现了从追文到追人再追文的三级跳,我催着他在我编的版面上继续写喝茶文。最近,这本我盼了好久的新书《不如吃茶看花》出版了。拿到手,我迫不及待地读了一遍,耐读,有些文章我已是“二刷”“三刷”。我也曾好奇,为啥他笔下的喝茶也叫“吃茶”?书的自序里,我找到了答案:和他老家方言有关,巧的是,“喝茶”的上海话也是“吃茶”。

《不如吃茶看花》收录了华诚三年来记下的喝茶文字,每篇文章都不算很长,读着看似在写喝茶,其实茶只是引子,写的是他的茶生活。记得有一次,和华诚探讨他的喝茶文,我问他:小小一杯茶,为什么你能写出那么多花样?他用了文章中的一句话来回答我:“吃茶,原本并不只是吃茶。”喝的是茶,品的是生活,茶只是载体。

华诚的喝茶,也很有趣。我曾夸他有一颗有趣的灵魂,因为他连喝茶,都要有玩心。他生活中的那些有意思的事,大概都可以和喝茶结合在一起。就如他写到毛边书:“毛边书,不易于敷衍翻阅,只适合慢条斯理闲品。如同喝茶一样,只有不赶时间的

人,才喝得出茶的味道。”读《喝茶丢掉形容词》时,我笑出了声,他说了当年刚入媒体时,写新闻稿的训练。还说,“看新闻,字数越少,事儿越大”,不过这些,也都“和喝茶一样,喝茶,无非茶叶与水,两样东西,变幻无穷。围棋也是如此,黑白两道,玄而又玄。”喝茶喝出了道,喝茶也喝出了畅快,《分别心》中写得好爽,“倘若不在意,便用江水、井水任意煮来,用乡野粗茶梗子泡一大陶缸的茶汤来牛饮,也自有无比的畅快在焉。”真是无比快哉。

以前不认识华诚,光读他的文章,感觉他就是个大闲人,除了写作,每天大概就忙于访茶吃茶,清晨下田干活,傍晚喝酒看花,偷得浮生半日闲,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后来熟悉了,我发现,他其实是个大忙人。有一次聊天,说起我的感觉,他承认有文字假象,不过他也说,写喝茶小文,看起来小,其实写的时候要有很好的心境,“写短文,花的心思绝不亚于长文”。作为副刊编辑,我很认同他这个观点,短文难写!但华诚写小文很有功力,《无心乃有欢喜》只有百来字,甜且顺滑、余韵悠长的月光白喝到第三、第四泡时,让他有了感悟:“那些事情依然很傻很没意思,而你

却做得很开心。这叫‘无心’无心乃有欢喜。”就像书封上写的,他把哲学视角的茶,低到了生活的尘埃里。生活,不就是这个理嘛,有苦也有甘。

华诚的文字美,也很真诚,当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时,他依旧静静地喝茶。他爱茶,有一次外地碰头,我发现他居然还带了茶具和好几种茶;也懂茶,他在书里润物细无声地普及了不少茶知识,比如宋人点茶,比如制茶与喝茶的过程、闽北闽南乌龙茶的区别、绿茶的泡法喝法。

这是本吃茶书,但华诚写茶,时不时和酒联系在一起。他在《一枝春意》中写:“一个人喝酒,那是郁闷。一个人喝茶,便是悠闲。十个人喝酒,那是热闹。十个人喝茶,那就是谈判……茶喝多了,的确是容易有酒意——茶也能醉人。”他甚至怀疑“徐霞客在班竹喝酒喝醉了,喝茶也醉了”。拿到新书时,我诧异于华诚给我在扉页上留的那句话:不要和上海女编辑喝茶。揣摩了很久,想来大概是他是想要和我这个上海女编辑畅快地喝酒。我想,能把茶喝出酒意的,也就只有他这个懂生活、爱生活的人了。难怪华诚说,喝茶要喝那个类别里最好的茶,看花也要看世上最美的花。

